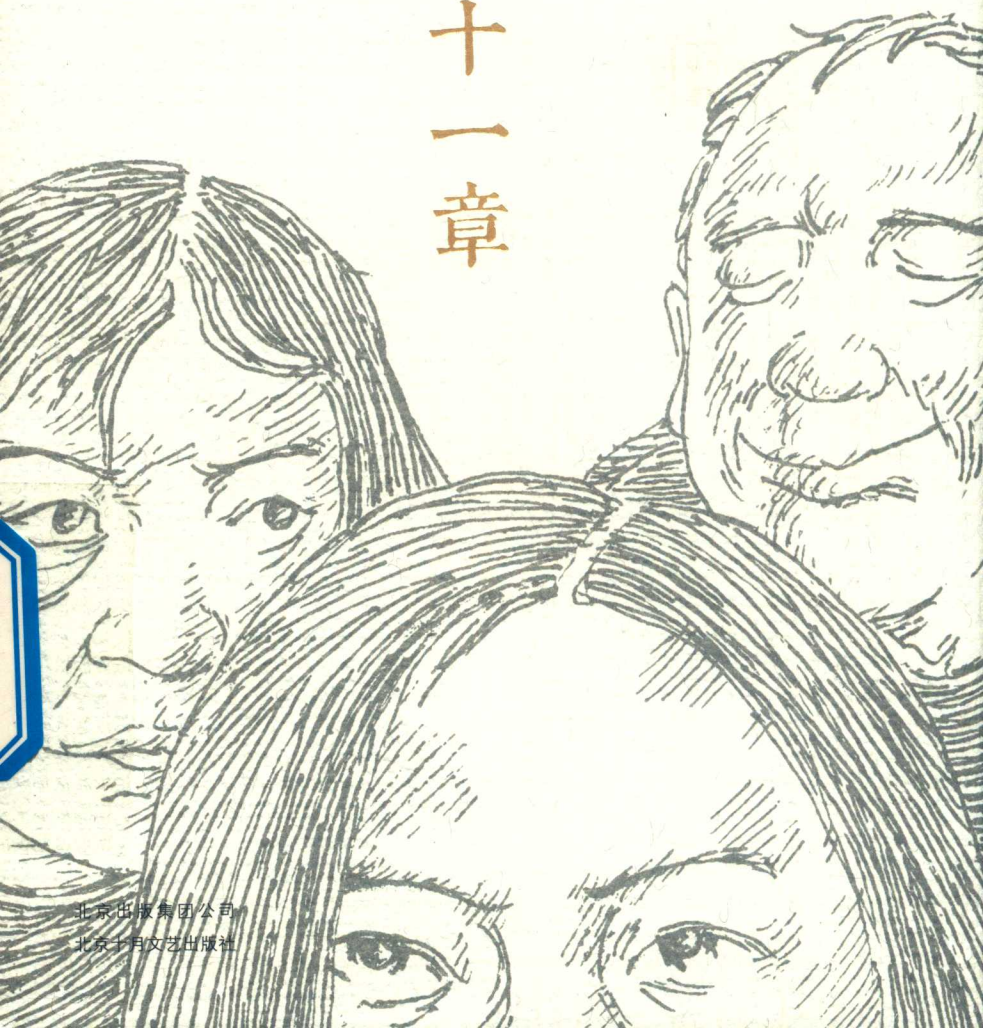


任晓雯
著

浮生三十一章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浮生三十一章

任晓雯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浮生二十一章 / 任晓雯著. —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9.5

ISBN 978-7-5302-1931-7

I. ①浮… II. ①任…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50384 号

浮生二十一章

FUSHENG ERSHIYI ZHANG

任晓雯 著

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 编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 6842359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印 张 6
字 数 10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02-1931-7
定 价 42.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为无名者立传

——
《浮生二十一章》前言

一、为什么写《浮生》

2013年，《南方周末》朱又可先生建议：你在写作版开个专栏，写点“故事性”文字。我说：那来一组人物素描吧。这样写起了《浮生》。

最初，我以为会似《米格尔大街》《都柏林人》《小城畸人》，很快意识到，《浮生》是完全不同的。报纸版面把每篇局限在两千字，使它无法像常规小说那样铺展开来。除了自讨苦吃的我，谁用写小说的方式写专栏呢。

第一篇《浮生》磨掉整整三十天。写一个中年男人，

有惊无险度过半辈子政治风浪。我的首要工作，是从一地鸡毛的人生里找出叙述支点——这个男人的懦弱。他被寡母压制，他受妻儿漠视，他夹起尾巴做人，皆源于懦弱。我据此挑选细节，又借细节抹去构思意图。毕竟，文字最终呈现人性的逻辑，而非作者的逻辑。

我继而意识到，这个中年人随波逐流的秉性，是很“中国”的。于是定下整个系列挑选人物的宗旨：个性明朗，境遇普遍。这与惯常的构思方式不同。在小说中，人物个性理应通过情境碰撞和一次次自由选择来呈现。但《浮生》没有迂回空间。两千字的人生，不得不剔除非常态和戏剧化。我让人物从最初开始，就黏连在社会图景里。让他们的年龄、出身、经历，尽可能参差。就像用一枚枚浮子，标识出旋涡的方向。这种对历史进行微观叙述的意图，使《浮生》拥有了“非虚构写作”般的气质。

初篇完成后，读者和编辑部反响不错。我拾掇勇气继续。写过七八篇，停了下来。原因之一，是感觉把构思裁成两千字，未免有点浪费。我掉转笔头，将一篇《浮生》改写为长篇。三十五万字的《好人宋没用》，花掉近三年时间。它并非扩大版《浮生》。和《浮生》兼顾人性与历

史的初衷不同，《好人宋没用》对人的书写是第一目的，也是唯一目的。它的志向是重新发现人。发现作为个体的人，对苦难的回应，关于死亡的态度，以及灵魂深处的秘密。

在写作长篇的过程中，我重拾《浮生》。有了“大部头”比照，我反而发现，两千字“螺蛳壳”里能做的“道场”，远比想象的多。譬如，它可以是文字试验场。我之前对语言的自我要求，唯简洁准确而已。续写《浮生》后，糅入了文言和沪语。我试图用古朴的语言制造年代疏离感，也试图让人物更具地域特色。

我有个写作习惯：看到人物在头脑里走动了，方能落笔。在初习阶段，我的人物都是“英译中”嘴脸。渐而随和下来，仍是满口落字成文的普通话。现在，沪语进来了，古语进来了，头脑里的人物顿时鲜活。我甚至能感受他们噼里啪啦说话时，咸酸的唾沫溅射而来。

和很多中国当代作家一样，我是被西方译著诱向写作的。经过十多年跋涉，我试图回到明清笔记小说的语言传统里去。逐字打磨，调配语感。词性的转变，虚词的取舍，节奏的口语化，句子的长短松紧。平衡于生硬与烂熟

之间，制造不失流畅的新鲜感。尤其注意动词。名词决定了丰富，动词决定了生动。古典语言里的动词，多有以一当十的风采，这是翻译体欠缺的。比如《水浒传》中，好汉让店小二上菜，店小二“铺”下一盘牛肉来。简单一个“铺”字，即刻起了画面：盘子大得豪放，几欲盖住桌面，牛肉在上头满当当摆开。

沪语的融入又是另一回事。我刚学写作时，认为南方方言吃亏。后来虽仍坚持这个判断，却也逐渐意识到，在地域背景明确的小说中，方言可以并且应该被运用，这对人物和叙述有着双重增益。至于能否气脉贯通，并让所有汉语读者看懂，则取决于写作技术。方言不是目的，是手段。写作者有权决定它的疏密度，决定它和上下文的关系，决定它以何种方式，楔入以北方官话为基调的叙述语言之中。

此外还有个变化：后期写作的《浮生》，不再标注年代，改用细节暗示。百来年的时局动荡，牵动了每个平常人家。服饰、发型、风物、语言、精神面貌、起居细节，皆隐藏着一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变迁史。譬如，为什么会有爱国布。旗袍何时为节省布料而降低领口。刘胡兰

头、柯湘头、红卫兵头如何交替流行。布拉吉的盛衰，跟中苏关系的亲疏有何种对应。“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后，用肥皂水洗白了的帆布工作服颜色，怎样一举抗衡国防绿海沧蓝等流行色……我希望在细微处撕开裂口，向小人物背后的浩大历史做出召唤。

二、《浮生》概况

《浮生》系列多数刊登于《南方周末》，部分刊登于《南方都市报》和《山花》，并被《小说月报》《读库》《思南文学选刊》《读者》《橡皮》《Soul客文艺》《21世纪年度小说选》等转载。感谢朱又可、戴新伟、帅彦、徐晨亮、李晔、张立宪、项静、张涛、钟音、杨黎、易小荷、董啸、文珍等师友。

《浮生》若干篇目被译介成外语，还获得了第十七届百花文学奖和2016年度《南方周末》外稿奖，在此感谢相关人士。

《浮生》系列首篇写于2013年5月，末篇写于2016年12

月。三年半的摸索调整，使得前后文字风格有所参差。值此结集之际，做了修改统一，并拿掉六篇不够满意的。望能不负读者。

三、《浮生》是不是非虚构

常有人问，《浮生》是不是非虚构写作。

在我看来，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非虚构写作。所有言说都是主观的，是经过遴选和组织的，是被情感、记忆、自我维护的本能所洗刷的。事实一经语言说出，即被窄化和扭曲。在不同叙述人口中，在各个写作者笔下，呈现不同面目。我不假装客观公正。因为我不是“无偏差的旁观者”，上帝才是。

人是观念的囚徒，也是语言的囚徒。但这不是语言的错。语言本身所含的创世之力，使得人类妄想与神比肩。巴别塔之后，人类的语言被打散。语言成为人的边界，也成为人的局限。但在局限与无限的张力之间，创作力诞生了。这种创作力所呈现的，并非真实中的人类境况，而是

语言中的人类境况。

基于此种认识，《浮生》写作分两个侧面。在历史细节上，我试图以还原的方式——即所谓“非虚构”，来趋近真实。在人性细节上，我则另有途径。人性是幽深的，摇曳不定的。我不倚赖当事人的自我描述，而是借重体察与怜悯。体察源于自己，怜悯及于他人。由此而生想象，想象而生细节，往往能填沟平壑，趋近人性的真实。

《浮生》的人物原型来源有三。一是对亲友的采访；二是口述史；三是网友自述。我的工作实质，是在历史学和社会学意义之外，对它们进行文学的阐释和总结。在此感谢接受采访的亲友，感谢启发了我的学者、口述史作者和网络书写者。也感谢我的母亲，她凭借惊人的观察力和记忆力，成为一座强大的人肉史料库。

《浮生》诸篇中，《张忠心》《周彩凤》的人物原型，来自《口述小三线建设》（上海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感谢采访者和整理者徐有威、吴静、李婷、邬晓敏。

《江秀凤》《袁跟弟》《高秋妹》《曾雪梅》《谭惠英》《何秀花》的人物原型，来自《上海职业妇女口述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感谢作者程

郁、朱易安，感谢采访者和整理者李轶川、顾毓敏、王立、陆杰等人。

《刘新中》的构思受益于网络上的《被“放逐”的上海人》一文，感谢作者阮清华先生。

《曹亚平》的人物原型，来源于某知青论坛网友，感谢作者。

因为经过文学的想象加工，为避免不必要的名誉纠纷，文中人名皆为虚构。由于本书是文学作品而非学术著作，不再罗列所有参考文献。再次感谢所有提到了或没提到名字的记录者、整理者。他们价值非凡的工作，使得我这本小书的写作，成为了可能。

最后感谢责编韩晓征老师，绘制插图的王小老师，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老师。感谢他们为此书付出的心血。

写于2017年2月25日星期六

改于2018年9月26日星期一

目 录

001	为无名者立传
001	袁跟弟
012	张忠心
020	高秋妹
028	余鹏飞
036	周彩凤
044	曹亚平
052	谭惠英
060	杨敏安
068	彭娇娇

076	姜维民
084	江秀凤
092	张永福
101	戴秀蓉
109	曾雪梅
117	刘新中
126	何秀花
134	李兆德
142	蒋晓芸
150	宗建国
158	许志芳
167	马朝阳

袁
跟
弟

十二岁上，袁跟弟第一次见美元。父亲袁德才引她至阿蒂克风格的屉柜前，轻启一屉，“给你长长见识。这是阿美利加钞票，‘道勒’（dollar）。一沓子捏在手里，能把人耳朵割下来。”过道窸窣，父女蹑足逃回客厅。

袁德才，滨海县人，木匠。听闻上海遍地黄金，便舍了薄田，举家迁至上海，以修补家具为业。经人介绍，给个美国女人当长工。逾年，央着雇主，把做童工的大女儿弄到俄罗斯犹太人家帮佣。邻里嘁测，“好好的工厂不做，跟罗宋瘪三搅了一道。”袁德才说：“他们懂个屁。‘卖大母’（Madam）讲了，在阿美利加，女人家是有志

气的。跟弟，你也有志气，以后像卖大母一样，到外国去。”

袁跟弟的男主人是犹太人医院会计师，女主人在国际饭店当大班。袁跟弟给他们带小囡。小囡学讲话，她跟着学，很快会了俄罗斯语。还尝试烤蛋糕、煮罗宋汤。

逾数年，老家娃娃亲来逼婚。袁跟弟跪泣一晚，“我是开过眼界的，回不去了。”袁德才赔了二十斤猪肉钱，退了亲。女主人听闻此事，相帮她撮合对象。张鹏生，海门人，念过私塾，在犹太人医院做牙科助手。玳瑁眼镜，派克式发型，笑起来眉眼酷似赵丹。他带袁跟弟到兰心大戏院，看俄罗斯舞蹈团的《天鹅湖》。袁跟弟问他，为何不学俄语。他道：“学那个做啥，医院里厢有翻译的。”

第五年上，时局飘摇，雇主举家回国。袁跟弟歇工结婚，未几有了孕。新房子在长乐路，一格亭子间，十二平米，张家用两条小黄鱼顶下的。春杪，弄堂里晾晒的男人衣裳纷纷遭窃。风传是国民党干的，吃了败仗，装作老百姓逃跑，换下的军装扔满街角花园。

一日清晨，袁跟弟拎了菜篮头趔过路口，见上街沿睡满士兵。布鞋，布腿，短檐圆帽，灰白制服。各户收音